



深度

逃离《逃犯条例》第一天，林荣基抵台：“不回香港了”

有什么好带的？我本身就一无所有。我的感情是在香港的。你可以带走感情吗？”“我从没有自由的地方，跑到有自由的地方，为什么要难过？”

端传媒记者 陈虹瑾 发自台北 | 2019-04-27



2019年4月26日，林荣基在台北西门。摄：陈焯辉/端传媒

编者按：港府《[逃犯条例](#)》近日通过二读，表示將修订《逃犯条例》，建议“特别移交安排”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任何其他部分”。前香港铜锣湾书店创办人林荣基担心不能再保障港人安全，于25日离开香港，抵达台湾，成为因为《逃犯条例》逃离香港、公开且受瞩目的第一人。林荣基以商务事由，申请来台与雇主商谈工作事宜，依法可在台停留一个月。不过，林荣基因较晚拿到签证，留台只剩20天效期，希望快点打一份工，留在台湾。我们在他抵台后的26个小时，和他聊聊过去、未来，到达台湾的这一天，以及这时想起的：在宁波被监视居住的日子。

林荣基终于把鸭舌帽拿下来了。

“你看这帽子，很贵的，上面印著联合国的logo，结果很糟糕的是打开之后里面写：Made in China。”其实，在铜锣湾书店事件发生之前，他上街不常戴帽子，“台湾这边，不是也有什么爱国同心会吗？有一些人乱搞的，我也要小心啊。”他很快又把帽子戴回去，帽簷压得低低。

他又从口袋掏出皱巴巴的口罩，捏在手心猛搓。铜锣湾书店事件后，回到香港的林荣基，出门习惯遮掩自己的面孔，25日离港时亦把自己裹紧。林荣基很忙，来台湾希望“打一份工”、重开铜锣湾书店的他，忙著与朋友、投资人见面，手机被媒体打爆，打开萤幕，满满一排未接来电。《端传媒》和他约在露天酒吧碰面，他挑了个最暗的角落，酒吧人员示意往人潮较多、灯光微亮的方向移动，他把包包往地上一放：“不要再过去了。”

包包很重，里面装著烟和书，他掏出一本快被翻烂的《中午的黑暗》，描写谈苏共1930的党内大清洗，另一本是刚在台北购入的《黄仁宇的大历史观》。跟著他到台湾的，还有《中国金融史3000年》、《资本主义与廿一世纪》、《中国土地制度史》、《中国史新论（思想史分册）》、《中国文化冷风景》、《兴盛与危机》等书册，都是旧书。他到访台北好多次了，酒单都不用翻，开口就要喝台湾啤酒，一边抽烟，一边问，“如果在这旁边的高楼开家书店，你们会来吗？”他又驻足西门町广场，拿出手机，对著夜里翻筋斗的街舞少年录影，“他们是为了兴趣做表演吗？还是为了赚钱？我担心，会不会有人不让他搞（跳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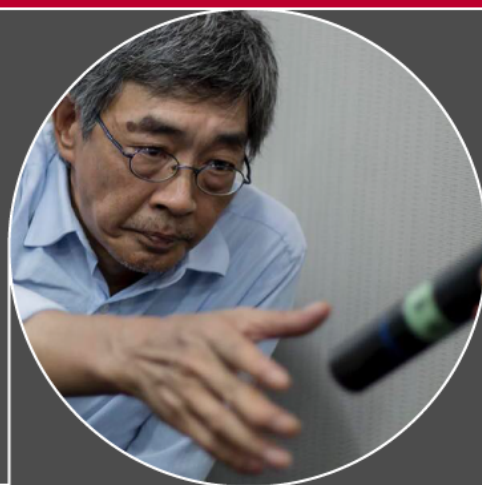


《逃犯条例》修例后， 林荣基会被引渡回内地受审吗？

现行做法

《逃犯条例》
不适用于中国
内地、台湾和
澳门三地

↓
**不可移交
内地**



林荣基

林荣基，原铜锣湾书店店长，2015年底被海关职员从罗湖口岸带走，遭监视居住及盘问6个月，在保释候审期回港，召开记者会公开经历。2016年7月，宁波公安局向香港通报林荣基「非法经营罪」，林随后一直留港。

修例之后

非法
经营罪

**不包括于
37项罪名中**

盗窃 / 非法
处理或收受
财产罪

**37项罪名中
第九项**

↓
**不可移交
内地**

↓
**内地部门
提交表面
证据**

↓
特首同意

↓
**启动移交
程序**

《逃犯条例》修例后，林荣基会被引渡回内地受审吗？图：端传媒设计部

林荣基抵台后，陆委会于26日指出，依“香港澳门居民进入台湾地区及居留定居许可办法”规定，香港居民若拟来台湾工作或居留，可向相关机关提出申请，政府会依照既有机制处理。林荣基若欲在台从事工作，可由雇主向劳动部申请核发聘雇许可后，依“香港澳门居民进入台湾地区及居留定居许可办法”规定，向内政部移民署提出居留申请，经许可者，每次居留期间为一至三年，于居留期间届满前，如居留原因仍存在，得申请延期居留。

“我看起来还可以啊，还可以做啊。刚刚那年轻人送啤酒过来，我也可以送啊。”这是自由的第一天，63岁的林荣基盼著一份工，不管是给书店投资人打工，或以其他工作名义留在台湾生活，都好。



2019年4月26日，脱下帽子的林荣基在台北西门的街道上。摄：陈焯辉/端传媒

以下为《端传媒》与林荣基的访谈记要，以第一人称表述：

孩子

有人说我逃亡台湾。我不是出逃，我是离开。今年二月，香港新修订引渡条例的时候，我也搞不清楚怎么回事，有好多专业的人发表好多疑问。我问了好多人，还查了别人写的文章，比较了解之后，就觉得这个条例如果通过，我一定会被引渡回中国大陆、受折磨（编者按：林荣基目前被中国通缉，罪名是“违法经营书籍销售”）。当时美国、德国、加拿大的朋友看见新闻，打电话给我，说可以帮我离开香港，我开始考虑，在条例生效前，一定要离开香港。

台湾也有一个朋友打给我，说可以协助我，但我过来台湾的消息要保密，我跟台湾这边朋友谈好了，如果先公开，我不知道后果会怎样。我对台湾也很喜欢，我90年代已经台湾来来去去，挑书、买书、搞书，那些搞书的同业，我都认识。所以我就想提出，可不可以台湾打工？以申请打工名义，留在这边生活。

我只跟几个亲密朋友见面而已。我跟我以前的老婆没有离婚，但是分居了。以前（铜锣湾）书店还在的时候，她住家里，我住在书店，她那时只会跟我说：“家里灯坏了，你回来换。”我回家换完灯之后，她又说：“有饭啊，吃完再回去。”后来书店没了，她睡房间、我睡客厅，我们平常都没有讲话，就是没往来了。这次我要走，也没跟她说我要去台湾。

我有两个儿子，一个比较亲，一个比较不亲，我也都没跟他们说拜拜。有什么好说的？平常就很少谈话，有什么事情他可以之后打电话来说。本来就拜拜了嘛。

跟我比较亲的那个儿子，他心里也有底。我作为一个香港人，为自己做点事、为香港做点事。至于他身为一个香港人，要不要为香港做点事？那是他的自由。他是独立的。每个人都是独立的。要不要离开香港？他们自己决定。如果儿子要来台湾，我当然欢迎啊，我也喜欢和他们一起生活。

我的行李只有一个箱子装衣物，另外带了一箱书。有什么好带的？我本身就一无所有。我的感情是在香港的。你可以带走感情吗？我最后有跟儿子说，我好多书带不过来台湾，过

年你来台湾，帮我带点书。如果你不来，就帮我寄过来。

你问我在飞机上的时候在想什么？当然是好啊。我从一个没有自由的地方，来一个有自由的地方。我不回去了嘛，不能回去啊。你还相信香港政府吗？我出来的时候，他可以不让我出来，我很担心，如果他不让我出来，那我怎么办啊。

我不相信香港政府。他们可以不让我离开香港，而且不需要任何解释。通关的时候，门打开，我走过去，按手指的时后，我的眼睛都在看（闸门）有没有打开。我等（自动通关）的证件弹出来，门打开，我才放心。



香港铜锣湾书店。摄：Stanley Leung/端传媒

宁波的饭

我一来台湾第一天，就想吃香港的餐蛋面（公仔面）。但找不到，无所谓，以后我就去吃炒面。我吃得很简单。

我昨天（25日）晚上到台湾，肚子好饿，第一餐是在西门町附近吃便当，真贵，一个便当要台币250元，神经病。我上次来西门町，附近吃一顿饭15元港币（约60元台币），吃很饱。我真的好饿，只好花250块钱买难吃的便当，真的好惨。

最糟糕的是，我在台湾的第一餐，竟然是吃到宁波的饭（编者按：林荣基2015年从香港前往深圳时候，被中国安全人员拦下，遭人蒙上眼睛，带上火车，运到宁波市关押数月）。那个饭好难吃，我一边吃，一直想起关在宁波的时候，那就是我吃的饭。米饭很大、很软、但完全没有味道。

我怀疑在台北吃到的难吃便当，米饭会不会是从宁波卖过来的？不管他，都过去了，但是那时很惨。我吃这个难吃的便当，就想起我那时的惨。每天七点半起床，八点吃饭，吃完饭等十二点吃饭，然后下午六点吃饭。吃的就是这种饭。

配那个饭的，我记得有菜、有鸡蛋、有瓜果、有豆腐、鱼很小，鱼里面不能有骨头，硬的东西都不给我，怕我自杀。我的眼镜被收起来，他们怕我拿玻璃割腕，很小心。我知道好多人关到发疯的。发疯最后结果是给他关起来，几年就自杀。一个人长期在这情况下，只能自杀解决痛苦，他们很有经验，很多东西都用布包起来。

吃那个饭的时候，我又想到被关的时候。没有止尽的审问，很惨，吓你，跟我说“可能要关起来”、“关一辈子”、“外面没人知道你在这里”、“你的罪名就是反革命”。这不可怕吗？你一个人不能说话、也不能表达思想，脑袋会出问题。精神折磨很惨的，会神经病耶。

他们其实想帮我洗脑。他最后要求我放出去之后要说“中国政府对我很好”，要我将来以后要为中国大陆国家服务，因为我是中国人，出去之后要弥补我以前的错误，就算要离开香港的话，还是要为中国服务。他们拚命帮我洗脑。他说中国好，你可以说不好吗？他说中国强大，你可以说不强大吗？就算他说“中国很坏”，你也要说：中国好。

他们审问完我，我就求他们给我书看，后来真的找给我（书）。我说我想看《红楼梦》，刚开始他们给我一个很可笑的儿童版，儿童版我也看。后来也给我《资治通鉴》，我也看。他们叫我写悔过书、认罪书的时候，我拿到纸和笔，我就写苏东坡的《定风波》和白居易的《琵琶行》。我读书，精神上要有寄托，没有寄托的话，脑袋会疯的。所以我就拚命念。



2019年4月26日，林荣基在台北西门红楼。摄：陈焯輝/端传媒

恶梦

我从来不做梦的。只做过最近这一次。

来台湾的几个个月前，我梦见在宁波的时候，有两个主要审判我的人，姓名我忘记了，还有另外一个处长，姓陈。我梦见他们三个一起出现，好像在我附近做什么事情，很可怕。搞不清楚，但是很可怕的，他们就在我身边。

更惨的是，那是在香港。他们三个一起出现了。我是吓醒的。就发过这次梦。

人家问我有没有“铜锣湾后遗症”？其实我平常不担心。有什么好担心的？我又没做什么违法的事，心安理得。卖两本书都说我犯罪，这个社会不正常啊。

我长期在香港就是过这种生活，早上起来、出去，都要担心有人在外面，跟踪我。手机来电如果不知道是谁打来，我是不想接的。我老是担心。我吃东西的时候，就会有一个人跑到对面，每次都是不一样的人。那人就是什么都不讲，他是这样插腰、坐在我对面、看著我，我可以做什么？

要我怎么样？我在香港就是这样的生活。今天（26日）早上起来，我的心情是不一样的。



2019年3月31日，林荣基在香港参与“反对修订引渡条例”游行。摄：Stanley Leung/端传媒

犀牛

我现在只是有点担心，他们会找我身边的人（香港的朋友）麻烦。

香港人有点像《犀牛》（编者按：20世纪剧作家尤金·尤涅斯科（Eugène Ionesco）的作品，描述城里的人逐渐变成犀牛的荒诞故事）里面的人。

这个故事是在讲，有一个村庄里，出现一只犀牛，样子不好看的，但是犀牛留在那村中里，有一天大家觉得这犀牛愈看愈漂亮。这观点会传染出去，一个人相信“犀牛好漂亮”，大家接连著就有这种思想，后来村里的人慢慢变成犀牛，最后全部村庄里都变成犀牛。有一天，有人不相信“犀牛是漂亮的”，结果这个人就被赶出这村庄。

香港人，开始有一些人慢慢在变成犀牛，台湾也是一样。你看你们去年那个选举（编者按：2018年底，台湾举办九合一选举），跟这个故事有什么关系？香港发生的事，也可以在台湾发生。我们先搞清楚为什么会发生。我就是不想看到台湾变得跟香港一样。



2016年6月18日，香港举行声援林荣基游行，林荣基亦有参与。摄：Sam Tsang/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s

西门町

投资移民？我没钱啊。我在20天以内，要办好签证延期，书店要规划。我想开在西门町，其实开书店不难，最难的是维持书店。所以重点就是要让书店生存下去，要热闹、要年轻人多、要游客多，尤其香港游客多。所以我想要把书店开在西门町。我觉得西门町像旺角、铜锣湾。我看看，这里比铜锣湾还热闹。台湾读书的人是比较多的。但很可惜，那么热闹的地方，里面没有一家书店。

名字还是要用“铜锣湾书店”，这是一个名牌，为什么要放弃？放弃是笨蛋。台湾是一个有民主自由的地方，我想要在这边开书店，鼓励大家要去对抗中国大陆。我是香港人，我不是中国人，我对中国的了解，让我跟中国是切开的。我可能无法改变它。但我还是希望改善中国的人权问题。

前两年就想来台湾开书店，我没有成功。那时，我的投资人在香港，他在大陆的家人被调查，他自己也被调查。后来我还发现，帮我们做事的人有问题，把一些资料公布给媒体。我知道是谁做的。这个人出卖我们。我们搞一个商业的牌照，结果出资老板的资料被公开，还是公开给亲中共的媒体。这个是可以公开的吗？有一些人很坏。

昨天（25日）才到台湾，今天（26日）早上我就跟台湾的老板（投资人）谈了，他是搞房地产的，他也不是很有钱，但是他有理念，谈得还可以。他有他的打算，都是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我是从搞书店的理念来做。他跟我说：“书店没钱赚，没关系。但你不要赔本。”这个要求是很低的。

台湾的老板先搞一家公司，我帮他打工。本来我也是帮我老板打工啊，打了几十年，还是一样。我可以规划书店，还能就我对书本的了解，请一些学者和作者来谈话、座谈。理想的话，最快今年可以开在西门町。我先搞好我在台湾的居留。台湾政府对我还不错，没有台湾官员联络我，他（台湾政府）不管我最好，因为不管我的话，等于是认同我过来（台湾）了。

我不回香港啦，其实我也去不了了。我不哭的，也不难过。它（指香港情势变化）不单单是没有自由，还影响我的生命。我从没有自由的地方，跑到有自由的地方，为什么要难过？不可能嘛。

可以的话，我是不会离开香港的。



2019年4月26日，林荣基横过台北西门町的马路。摄：陈焯辉/端传媒

(陈倩儿对本文亦有贡献)

林荣基

香港

铜锣湾书店

逃犯条例

如果你喜歡
就分享給更多人吧



热门头条

1. 逃离《逃犯条例》第一天，林荣基抵台：“不回香港了”
2. 东京大学入学致辞：年轻人，等着你的，是一个无论如何努力也得不到回报的社会
3. 最后一个月：台湾同婚将上路，跨国伴侣“一国三制”未解
4. 占中案记者手记：囚车载著他们离开那一刻
5. 我参加了大湾区看房团，中介说：“投资大湾区就是投资未来。”
6. 斯里兰卡连环恐袭逾200死，是“猛虎”复生还是“圣战士”开辟新战场？
7. 林雨苍：台湾面临新型态信息战，不仅是“网军”那么简单
8. 影像：反逃犯条例修订大游行 民阵指人数高达13万
9. “韩流”点燃遥控器战争：韩国瑜新闻时数实测分析
10. 商人、社工、民运人士，《逃犯条例》修订后，谁将成为“逃犯”？

编辑推荐

1. 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没船的港、迫迁的人，以及“还没发生”的自贸区
2. 令溪：在保守与革新之间——巴黎圣母院修复之争
3. 杨路：斯里兰卡的债务问题，是不是中国造成的？
4. 影像：反逃犯条例修订大游行 民阵指人数高达13万
5. 她用12年寻访逃离者，记录1949年“离开上海的最后一艘船”
6. 林雨苍：台湾面临新型态信息战，不仅是“网军”那么简单
7. 王菁：从新西兰惨案到斯里兰卡爆炸，中国的仇穆情绪从何而来？
8. 占中裁决前，他们为自己准备的“狱中书单”

9. 逃离《逃犯条例》第一天，林荣基抵台：“不回香港了”

10. 商人、社工、民运人士，《逃犯条例》修订后，谁将成为“逃犯”？

延伸阅读

林荣基来信：久违了台湾，向台湾朋友们致谢

见微知著，仅仅这么一件小事，我见到台湾人顾己及人的表现，并不是悬浮空中的虚假。